

# 欧风美雨



版社

# 欧 风 美 雨

现代人报社 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彬

特约编辑：梁以墀

《欧风美雨》

现代人报社 编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三味书屋承印

(韶关市光孝路二号)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5印张 10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ISBN7-80521-078-0/G·27

定价2.75元

## 《现代人丛书》编委会

策 划：易 征

特约主编：陈俊年

特约编委：岑 桑 祖 慰 高 风

黄树森 徐 刚 李亚平

章以武 陈俊平 吴烈修

陈忠干 林建伦

特约美术总设计：林 壖

特约封面摄影：利智仁

特约美术编辑：邓扬威

## 内容提要

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千姿百态的现代西方世界。作者或初游异国，或暂居海外……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描述了他们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通过本书，读者得以神驰美国的高速公路；或与洋人交友谈心；或体味西方社会的人情冷暖；或领略大洋彼岸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或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碰撞中，引起沉思，获得启迪……

## 现代人丛书目录

**论现代人的魅力**

(定价: 2.30元)

**论唐僧的干部政策**

(定价: 2.55元)

**我要奔放**

(定价: 3.75元)

**青春前线**

(定价: 3.50元)

**南方风流汉**

(定价: 3.70元)

**东方响箭**

(定价: 2.25元)

**风铃小作**

(定价: 3.90元)

**离婚案件X1——X3**

(定价: 2.65元)

**欧风美雨**

(定价: 2.75元)

**寻找失去的文明**

(定价: 2.40元)

**邮购地点:** 广东省

韶关市光孝路2号

三味书屋

(邮政编码: 512026)

## 目 录

### 我在阿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留生活散记之一.....徐幼华 1

### 使人窘迫的习俗

——美国留生活散记之二.....徐幼华18

美国人的及时行乐与税和法.....张抗抗23

### 忽然注意起“大”来

——美国印象.....祖 慰28

### 符先生之烦恼

——从旧金山到广州.....戈 云31

与海外友人书.....赵丽宏35

迭格·威伦和他的女儿.....孔捷生39

### 不再美丽的艺术

——欧游散记.....刘学强47

### 亚特兰大的中国太太

——访美走笔.....刘学强52

### 都市的“客厅”

——荷兰留影.....刘学强60

“业余农民”菲舍尔教授.....刘 星65

美国农村印象.....周 侗68

古老农舍的电脑车库.....邹 晃72

|                 |     |     |
|-----------------|-----|-----|
| 美建国筑的“杂交文化”     | 李明之 | 75  |
| 中国菜——美国热门的“进口货” | 李 荣 | 78  |
| 瑞士风采            | 黄秋耘 | 81  |
| 瑞士女性            | 黄秋耘 | 85  |
| 太遥远的希望          | 梁 风 | 88  |
| 我从美国回来          | 陈 韧 | 91  |
| 在西方过圣诞节         | 朱世达 | 95  |
| 美国高速公路面面观       | 孔无忌 | 99  |
| 巴黎印象            | 华 海 | 111 |
| 关于蚊子海岸的边缘文学     | 纪哲锐 | 115 |
| 读美国的征婚启事        | 伍 伦 | 126 |
| 我们以真面目相见        |     |     |
| ——一个留学生的札记      | 苏 炜 | 130 |
| 什么是最重要的？        | 彭倚云 | 135 |
| 我带回：布拉格夏天的风     | 徐德志 | 141 |
| 法兰克福航空港掠影       | 陈忠干 | 154 |
| (附录)            |     |     |
| 亚雨欧风中的思索        | 章 明 | 165 |



# 我在阿美利坚合众国

## ——美国留学生活散记之一

徐幼华

### 一、美国的模样

美国，这是个人人熟悉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知美国国名的全称——阿美利坚合众国，我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的小孩书架上只有一本书叫《旧上海的故事》，那是我的启蒙阅读课本。记得当时，我还是二三年级，学着别人看书，那时，虽然半懂不懂，但还是结结巴巴地蛮努力，而且印象还特别的深。记得当时对这个名字是非常厌恶的。因为那书里告诉我，当时的美国水兵是如何抡着酒瓶，满街发酒疯；如何侮辱妇女；外国鬼子如何在外滩公园立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有北平的沈崇事件等等。总之，那时候一想起这个名字，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提着空酒瓶的美国水兵趑趄趑趄地行走在星条旗下的图景。来美后，我曾同美国朋友谈到自己的这个儿时印象，原先我以为他们听了也许会生气的，没想到他们只是哈哈大笑。

作梦也没想到，二十年后自己竟也会到了这个阿美利坚合众国来。来美一年多，我在美国西部和东部都生活过，套用美

国人爱说的一句话“FROM COAST TO COAST”(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横跨了整个美国领土，对美国有了比以前深得多的了解，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也慢慢了解了什么是阿美利坚合众国的真正含义。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是美国？我想我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美国就是阿美利坚合众国。这听起来有点卖关子的味道，其实不然，当你走上纽约街头，你就会立即明白，就是那么回事！当你坐在地铁往车厢里那么一眼扫过去，赤、橙、黄、白、青、蓝、紫，除却青、蓝色之外，其余所有肤色的面孔全有。并且一个颜色还可以根据深浅分出等级来。下了车，在地下的车站和地面上的街角处，你随便可以找到几个穿白袍带白帽的印度小贩在卖假首饰和香。印度是个佛国，他们的香一定是好的，我想。但我从未试过。倒是他们的铜制品，非常引人遐想，那些金灿灿的铜制品小像，令人想起100天环游地球的福克先生；还有那些非常精微的莲花灯盏，也使我想起了阿拉伯神话中的阿拉丁神灯，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这些白色的小贩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永远黑色的犹太教士，不管春夏秋冬，他们永远是一袭黑衣，一顶黑礼帽，每人一把大黑胡子，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永远一手夹着本厚书（那是令人费解的希伯来文），一手提着个手提箱。除了高矮胖瘦不同之外，在我的眼里他们全都一个样。初来时不知道，老碰着他们，还一直纳闷，这几个人不是刚才已经下车了吗？怎么又倒回来啦？到了街上又碰见几个，怪了，怎么我上哪儿，他们上哪儿呀！后来才知道，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打扮，而且同一个表情，非常非常严肃。至今为止我还未见过一个犹太教士的笑脸。不过千万别据此就以为他们都是老古板，其实犹太人是绝顶的聪明。记得有次等车，一个犹太青年上前来同我攀谈，他问我为什么来

美国，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地球的另一面，你呢？”他笑着说：“我是来赚美国人的钱的。”他说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笨，而是他们守约，做事老实。他说在以色列，人人都绝顶聪明，结果做生意变成了斗智，到最后，什么也做不成。但美国人不一样，他们一签了约，就不会再玩花样，所以同美国人做生意，犹太人准赚。我不客气地截了他一句：

“那是不是你签了约还变花样？”

他诡谲地笑了。谈到高兴时，他请我去喝一杯咖啡，我摇摇头说：

“不，我该回家了。”

他马上敏感地说：

“哦？什么人在等着你？你先生？男朋友？”

我笑一笑未及回答，他已经伸出手来：

“那么再会吧，很高兴同你谈话，我不打扰你了，晚安！”这个场下得从容自如，彬彬有礼。不像那些西班牙同学，明知你避开他们，还红着脖子追上来，问你是不是生他的气，不再和他做朋友。“你为什么生我的气，我喜欢同你做朋友，你却不要我做朋友？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然后脖子一拧，他也几日不睬你。

除了面孔五彩缤纷之外，美国的语言也是百家争鸣，你到公共场所去吧，竖起耳朵四面一听，包管你能听到五种以上不同语言同时在叽叽呱呱，美国居民来自全世界，光中国话就分成国、粤、台、台山几大派系，老板登广告请侍应生，第一个要求就要会英语、国语（普通话）和粤语，有的还加上日语和西班牙语，有些语言天才的人，在我们国内还够格进国家翻译局的。街上还有许多演说者，那种演说时庄严的神情，雄浑的音色，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但当我的英文听力进步后，听清了他

们说些什么，都不禁为他们可惜了。其实不必那么费劲的，真想对他们说。在曼哈顿麦迪逊广场旁，我每日都见到一个西装笔挺的日本男子，在手提录音机播出一片肃穆的音乐声中缓缓踱步，然后庄严地举起手中的一本什么书，沉声宣佈：

“上帝正在来临，每个人都将死去……”

过了五六分钟，又重复一次。

在34街有名的大百货公司“美思”门前，则常聚着一大帮扎着宽衣带、铁护腕的中东人，在慷慨激昂地“揭穿美国政府的阴谋”。先说一遍英文，然后再说一遍阿拉伯文。

美国的乞丐也很会演说，他们的演说还有头有尾，丝毫不怯场。地铁车厢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但见他们踏入车厢，等身后的车门一关好，脱下帽子行个礼，他就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圣诞节快到了，你们都在忙着为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家庭购买新年礼物吧？请不要忘了我们，穷人也要过年的……”

于是开始叙述他如何贫穷，如何悲惨，然后：

“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多少给我一点零钱，让我能在这天寒地冻之中喝上一杯热咖啡吧！上帝保佑你们！有同情心的人们”，末了，还加一句：

“多谢大家的耐心和聆听！”

哈，比我在广东电台工作时，编写的节目结束语还要有礼貌，特别是那一口漂亮的英文，简直羡慕煞我们这些外国人。

这就是美国，阿美利坚合众国的模样。有人说这是乌合之众，不过我却不认为这是乌合，各种文化在同一块土地上百花齐放，只会给社会带来生气和繁荣，就像杂交植物特别强壮一样，虽然有些奇特，但毕竟令人感兴趣。

## 二、我们都像哥伦布

如果说，在街上我们得到的还只是浮光掠影的话，那么在学校里我对这个合众国有更深的印象。

由于我的英文底子薄，在开始我的专业课之前，我在学校的语言中心补习英文。这个中心虽然不大，但学生来自全世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我班上有十四名同学，每人一个国籍，我们分别来自法国、希腊、西德、波兰、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南韩、约旦、埃及、喀麦隆、象牙海岸、中国和越南。因为是高年班，同学们都有相当的英文能力，大家交谈起来，并不费劲。虽然我们有如此发达的现代通讯工具，但同学们对自己不熟悉的外部世界，仍然充满了好奇，就像一个同学笑称的那样：“我们都像哥伦布。”

我们的课程每两个月一期，由于人员流动性大，每期都有旧同学离去，新同学加入来，所以在每次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课，同班同学总要自我介绍，互相认识一番。西方国家的人来美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习“见”为常，通常不为别人注意。但来自苏联、东欧和我们中国这些国家的同学则被视为珍奇动物，成为人们主要的提问对象。记得我第一次作自我介绍时就有同学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听说你们国家有十亿人，是真的吗？”

“听说你们生孩子是计划安排的？每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小孩？”

“听说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功夫’，你会吗？”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今年春天，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波兰姑娘，虽说她也来自“共产国家”，她跟我们可不一样。我记得那天，天还微带寒意，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丝绒长裙，外披一件白色通花的开丝米外套，架起二郎腿坐在座位上，纤长白皙的手指里夹了一根香烟，她半眯着眼睛边抽边回答同学的问题。

大概她那一身衣裙漂亮得认真，美国的学生衣着都很随便。相比之下，她显得像参加晚宴的贵宾，所以上来就被人问：

“玛莎，你这套衣服真漂亮，是你们国家的产品吗？”

“才不是呢，”她吐出一口烟，珍惜地掸一掸掉在胸前的烟灰，说：

“这是我在小白桦商店买的，是进口货，西德产品。”

这腔调听来似曾相识。

“很贵吗？”

“当然咯，差不多我在波兰几个月的工资。我早就看上它了，但那时候我不够钱，我拚命地省啊省，还生怕别人买了去，隔一个礼拜就去看看还在不在，我存了几个月的钱，在黑市换了美元，才把它买下来。”

“噢？”老师是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她惊异地睁大一双灰色的眼睛问：

“你们要买漂亮的衣服很难吗？”

“是啊，只有外币商店（小白桦商店）才有，而且价钱贵得吓人，不过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穿得起。”

“听说你们的国家实行配给制，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发问的同学叫范斯华西，她是法国来美攻读世界史的。

“嗨！别提了！”

玛莎用手捂着脸说。

“为什么？”

“在波兰——”玛莎移开捂在脸上的手叉开五指说：

“五磅！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的肉定量是五磅。我们的政府，不，波兰政府——规定，黄油、面包、糖、草纸什么都要定量供应，每个家庭主妇的口袋里，都有一大迭各种各样的票证。当然，我们也有自由市场，不过那是黑市，不能公开买卖，警察常常去扫荡的。但我相信每一个波兰家庭都离不开黑市，因为国家的配给远远未能满足需求。”

“你们有私人房屋吗？”

“极少数吧，都是以前的老人留下的了，中年一代至我们，住房全都是政府分配的了。”

“你们住得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有得住就是了，祖父母，父母，儿孙住在一个屋里的平民百姓有的是，我们都住在公寓里，一层楼一个集体浴室，一个集体厕所。青年人要结婚，早早就得申请住房，等三五年的有之，等十年也不出奇。”

“你们有私人汽车吗？也是国家分配的？”

“唔——”玛莎扮个鬼脸道：

“半分配吧。一些政府官员当然是国家配给他们的。一般的平民，一些中上水平的家庭也会有，那是他们积了大半生的储蓄来买的，要买一部车不容易，像我父母，他们存了三十年的钱，又登记排了七年的队才买到。”

“登记排队？”我们的老师又傻了眼，美国的汽车销售广告做到满天飞，推销商费尽心机来哄顾客买车，所以，她根本不知道登记排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相信这个概念我不必向我的读者解释，对吗？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含义。

当老师弄清了什么是“登记排队”之后，她满腹狐疑地问：

“那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吗？不同的牌子、不同型号，还有款式、颜色，价钱……”

玛莎失声笑了：

“没有那么复杂，每年只来几批车，轮到你是什 么 你就拿什 么，反正大家也意见不大，有就行了。不想要你就重头排队去！当然，有时也会有两三个牌子一齐到的，那就靠分配了，谁能得到什 么，就看他的本事了。”

像不像我们十年前买自行车？凤凰、飞鸽还是红棉？玛莎的叙述并不像一个遥远的故事。听着，听着，我开小差了，思绪飘忽不定，东边、西边、纵的、横的，随着玛莎吐出的烟圈搅成了一团……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同学叫玛蒂娜，她是个高大匀称的德国姑娘，金头发，绿眼睛，当她微笑时，轮廓分明的脸上仿佛充满了阳光。但平时如果别人不与她攀谈，她那笔挺的鼻梁下，一张棱角分明的嘴紧抿成一条线，一副好思、坚毅的模样。德国人常给人一种严谨好思的印象，这常常使我感到奇怪，那个好像斗鸡似的希特勒，当年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民族的偶像呢？这样一个充满理性的民族，当年如何会有那种把世界大战打完一场又一场的疯狂？

这似乎是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在第一天的课堂上，就有人发问了：

“玛蒂娜，对不起，如果你不介意，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德国人对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什么看法？对希特勒怎样评价？”

玛蒂娜蹙一蹙眉头很认真地思考着，这问题对于她也许太难了。我暗自想。我同她在考前有过交谈，我知道来美国以



前，她是个“的士”司机，她告诉我，那时候她每日带着一支手枪，驾着车子在西柏林的大街上来往。她说那是因为她曾在街上遭人强暴过，以后她就买了这支枪。不过那枪是不发射子弹的，只射出黑色的油浆，用来在紧急情况下糊住歹徒的眼睛。她来美国，是因为她没有能力归还借政府的学生贷款，想来进修一下英文，回去找份好些的工作，再行还债。

这样一个问题，她能答到什么程度呢？

沉思了好一会，玛蒂娜有些困惑地笑了，她说：

“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老一辈的人们怎么想，我只有二十来岁，在我这一代人，当然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种愚蠢，但是……老一辈人不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极力回避。”

一个同学插话说：

“我读过一些报道文章，一些老德国人对记者说，他们是被迫的，在当时他们别无选择。”

“不！”玛蒂娜的眼睛陡然射出了严肃的光芒：“他们是在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她说：“那是在推卸责任！其实在那个时代，真正受人胁迫的仅是少数，实际上那时候大家都疯狂了，在希特勒的煽动下，都疯了。人们把希特勒当成了真理的化身，人们忘了用自己的脑子，只是盲目地追随着他。想想看，当年犯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罪恶，怎么可能每一件都是希特勒下令批准的呢？人们只是推卸自己的责任罢了。这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民族是很容易重蹈覆辙的。”

看不出，看不出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司机，竟讲得出这样一番令人警醒的道理来。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当年的闯将，当年的红卫兵，站在历史的高度，本着对民族的责任，不也应该有一番严肃的正